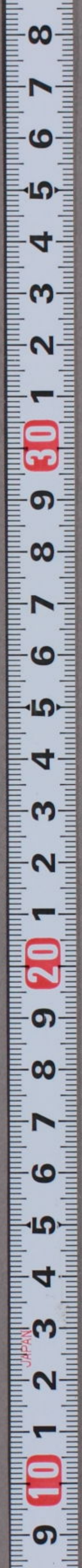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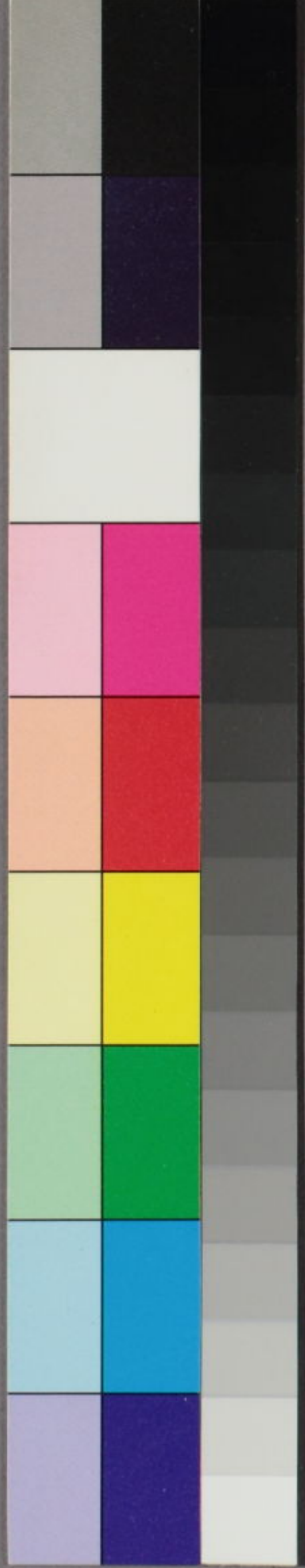


寒山集

共十七

~ 16
2437
3



和
2437
17-3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辭通攸疏

伏以臣猥蒙誤恩叨奉郡寄時運不幸醜虜猖獗臣既不能誅討一賊亦不克保濟群黎徒抱忘身之願未效隕首之誠仰負生成俯積憂憤至於王室至親之喪在臣封疆之內而臣猶不省僅得收護於逾年之後聖上友愛之至情臣無以仰慰怛焉內疚懷痛不已不謂罪責當加而恩眷反隆遽膺望外之寵獲添非分之榮承命震駭顧已慚惶心神顛倒手足靡措臣竊伏念方今大賊未盡退人心未盡定前後斬馘之人未盡被恩賞時事愈艱國憤愈甚正宜愛惜官秩必待有功雖一級之輕必叶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二

人望使四方後代無異議然後可以激勵士氣蕩盡兇類
如臣無狀寧有一毫彷彿之功而有此超陞人情不協物
議云何微臣私義固不敢言深恐朝廷酬酢之典或未
為臣下勸伏乞 聖慈深諒特回所授以重爵賞之大權
臣無任瀝血之至

請勿改卜山陵疏庚子

伏以臣本愚不曉事目疾之後尤復瞢瞶遠冒炎靈傷損
益甚既入都下昏不能自振累告乞適獲蒙 恩允感激
杜門一切屏廢而不得與於人事昨日始得竊聞曰山大
後庶得就緒而有朴子羽姓名人以水火忌克之說謂不
利於宅允將具疏以聞而總護使李憲國不勝憂駭自先
陳啓 命前日術官等令與面辨以此人心驚惑遠近洵

洵朴尚義自以不於其初附會張皇欲遂為沮撓之計夫
風水之說臣所不知今日曲折亦不得詳焉而憂國愚衷
誠有彌中而不能自遏者敢冒陳於 明主之前以明子
羽之術全不足取信願 聖鑒之有以下察焉蓋臣嘗聞
地理之家其所以為說者有二相賓主拱揖之勢定龜雀
龍廟之形審聚散離合之情求融結關鎖之密此山家之
所宗也用八卦干支之數寓推排參錯之妙建方位向背
之名著逆順吉凶之象此又山家之所參取也外此而論
禍福於山高山卑之間談利害於水來水去之際生剋衰
旺之說世益滋蔓枝葉注脚有不勝其多端令人茫然而
莫之的從皆出於不經之書而誑惑世道之資實非山家
之所與故如胡舜申五行書之類謂之滅蠶經言緣此而

有蠻夷滅亡之禍然則子羽之說其亦滅蠻之糟粕而為山家之所擯者乎大抵先儒於地理之說明有定論朱熹於家禮載程頤之言以為地之美則神靈安而子孫盛地之惡則反是所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於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戾乎故朱熹之論專主山回水抱而不取某山某水之說羅大經宋末名儒也亦以為古之下其宅兆者乃謹重親之遺體其所精擇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矣人之生也夭壽賢愚性分已定豈天反為所轉移乎至於司馬光則當祖父之喪以諸父惑於術士不信光之言將棄先人舊葬而亂昭穆之序光既不能辨則厚賂術士俾誑諸父今稱譽舊塋得行其計而以禮葬焉

其後家世極其隆顯光以此益不信術者之言引此說以垂訓後世臣不能全記本文而大槩如是風水家紛紛之說其言不足聽蓋如是矣臣自關西入來之時伏聞命儒臣之曉解地理者與術人等相與商確擇定吉地臣雖不識山經亦不得目覩而竊以既有儒臣叅證又取裁於睿斷則術葦應不得全肆已見今日之舉當為萬世準則不謂大役垂畢吉日已迫人心已定神道將安而忽為人所沮將以誤大事延退吉日其為深憂極憫孰有甚於是哉朴子羽之為人臣曾知之而其曉解地理則未之聞今日疏中之言亦未得聞其如何然豈非收拾胡舜申之論而為之說者乎况朴尚義之術亦不過同一土苴也如朝廷有紀綱豈宜有是事哉李憲國大臣也一言足以破惑

何遽爲所動乃敢上煩 宸聞使舉國之人心膽墜地也
哉大臣不免如此况諸術官等孰能自執已見不爲所撓
乎將更卜他地則不知果更有吉地十分恰當而無復有
朴子羽者乎若又山既卜事將畢而有如朴子羽者更眩
他說則又將如之何哉子羽設使自信其術欲爲國仰售
則寧不有一言請獻於未定之日乎臣之所言只爲子羽
追聒之言不足爲據至於其爲山之真可合與否則臣亦
豈敢取必於所未覩哉臣之所痛者只是卜吉已久爲役
過半而遽爲人一言所沮坐取狼狽既不及吉之期遑遑
奔走於改卜有同初喪之日不惟一國臣民所共憂惑亦
將爲滿都唐人所笑亦將爲後世識者所議只因山重役
雖在太平安堵之日財力耗竭生民困悴有爲隣國之所

窺覘况此十載喪亂之餘子遺之人枵然無復有生理者
乎天兵之接待猶無以支堪叫囂隊燹之狀處處不忍天
又降割遽遭罔極之痛遂使垂盡之民更努萬死之身仰
奉厚送之至意今既更無一毫之有餘矣如前日所卜之
果未爲盡善而將更得吉地則他固不暇計矣夫既聚盡
一國之名師與諸公卿反覆詳盡更無餘蘊而忽有此疑
違不決臣恐禮文五月之期忽焉已過垂盡將死之民有
如彎弓引滿之餘更無分外可開之勢且今南北之虞不
知朝夕如何人皆荷擔遑遑意外難料之憂亦豈全不爲
之慮及哉伏願 殿下俯納臣言以爲此非愚臣百慮之
一得實程朱大賢正論之緒餘而山家形勢坐向之說亦
不外焉山家曲說當不足取而下臣疏令大臣議決且令

於山經中胡舜申滅蠻經不足取信之論與所敗已然成敗不驗之實一一摘出詳錄以啓則臣言庶幾不至為欺罔矣臣抑又有所獻焉禮曰殯而祔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天下之大事孰有過於送終哉臣愚以為在今日襄奉之大禮凡所以送終附棺之事則盡必誠必信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民生之竭國事之不得計矣其餘虛文外儀空費無甚益之所需則在有司竭忠之誠雖不敢一言請損而以 聖上保民節用之心特 命務從簡約以副我 大行王妣平日好儉之聖德則其所以為惠於生民為法於後世者豈不甚盛矣乎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忱干冒鈇鉞剝瀝肝膽憂憤所激急於 上聞言不成文語多荒澁然一字無非

至悃伏惟 聖上有以諒察焉謹昧死以聞

辭安東府使疏丁未

伏以臣抱病田間待盡窮廬 聖恩如天收錄不置 除命之降無歲而虛臣是何人僥冒至此感懼隕越無地自容蓋臣自庚子之後荐遭骨肉之痛悲傷之餘宿疾驟加年齡又益衰邁而竟無由自振則臣之乞骸退伏實出於有不得已矣癸卯之春呈告而歸今幾五載矣而癘瘁日劇漸敗已盡雖欲更効力於奔走之末以圖消埃之報而亦無有其路矣惟是戀 君憂國之微衷雖積病深痛之中而有不能自禦古人所謂一飯不忘之說臣誠知其果出於入臣之至情也沉呻私室瞻遡魏闕鴻恩隆眷寤寐心目 雲天縹緲魂神飛越每闕恩謝長負適慢撫躬危

慄如臨淵谷今又光州適纔數月而忽復有安東之命
震驚跼蹐益不知所處人臣之義寧顛仆道路而有不暇
自計扶曳寸進幸既達於閭門之外得以仰望宸光
志願畢矣今而後退死溝壑亦無遺憾矣第念臣老病濱
死精神全耗不可得以自力於奉職不惟臣之自揣明甚
抑在朝大小臣僚無不共知豈待臣之自劾哉且臣聞
年六十五歲者不許爲守令國有常典夫生而至於六
十有五則已迫七十矣聰明減損心氣魯莽觸事昏忘爲
倣怠廢安有可以奉社稷民人之托者哉驗之臣身益信
其然當初立法之意實非偶然先王成憲誠爲永世不
刊之金石矣竊惟夫此法獨行於微品小官而既陞堂上
之人則遂不問焉豈人之血氣榮悴不以年而以官位卑

則先衰秩高則益壯者乎殘縣小邦民少故簡而猶不得
堪焉則大州雄府物衆事繁而謂可以能辦矣乎此臣之
所嘗以爲惑而今不忍以身蹈之也臣雖欲忘羞冒赴而
其於敗事負國何哉臣言實出悃悞不敢爲之虛飾伏願
聖明即納臣言許適臣職則官既無尸位曠職之患臣
亦得免貪祿犯法之誅庶幾退保餘生涵濡聖恩自今
至死之年無非天地父母之賜而其於國家奉法稱職
清明之理亦實爲無彊之大幸也臣無任懇激怔營之至
擬再辭安東疏

伏以臣老病昏憤不堪民社之意既以陳瀝叫籲而誠淺
詞拙未獲仰格聖聽天語丁寧溫諭懇至臣之愚賤何
以得此感激惶隕不知所措臣之今日之來實無毫髮餘

念祗緣屢 息之下尚不得一謝至於五年之久臣之性命漸敗之狀既不能自明偃蹇逋慢之迹將無以遁焉常懷蹶踏未嘗自寧妄謂扶趨拜 命一陳微衷而退實於臣子之恭宜無遺憾而今者誤 息未即回納夫六十有五之人雖筋力稍強猶不許百里之任 先王成憲實有深意况臣則自少積病沉痾蒲柳之質未老先衰聰明全喪氣血俱瘁居常動作已不及人雄府繁劇之務其何堪應酬哉臣之決不能承當蓋人之所共知也如使冒昧趨赴不能支撐或以罪斥或以病罷以致敗誤劇地則雖欲追悔亦何及矣而豈獨為微臣一身之不幸哉自甲辰墜傷之後背骨折而復續腰脇刺痛歲久益甚鍼藥灸熨俱未見效今茲馳驟遠來病忽大作坐卧皆妨此時臣之

狼狽亦不可紀極矣伏願 聖明特諒臣情參以法意命逆臣職俾還故里待盡餘年則 聖恩洪大天覆海涵豈隕首結草所能仰報也哉情事懇切煩瀆至此臣無任戰灼屏營之至

辭大司憲疏 戊申

伏以臣草野微蹤性本愚陋學又空疎重以疾病沉痾昏闐癡廢不齒恒人幸而遭逢 大行大王識拔任使隆恩盛眷極天靡窮緣臣筋力不逮退伏居多前在安東亦以病去常念 聖恩如天臣罪如山惴惴憂懼食息不寧不謂一國臣民舉皆無祿 弓劍遽遺慟纏幅員其在微臣隕割偏深不計顛仆扶曳才進僅得上來既伸望 闕之哭又得祗謝嗣服之下老病瀕死之臣情願已遂退死何

憾第惟總府恩命病難堪冒呈告政院未及上啓而霜臺異恩忽出於千萬思慮夢寐之所不及驚惶震惕手足顛倒此非獨臣心竊自恠訝四方遠近莫不咤異以為名實不稱舉措乖當則豈不深為新政之羞也臣之庸鶩無狀實臣自知臣不敢虛飾仰詛天日亦滿朝人人所共的知而不敢諱也頃日聖教之下人莫不感悅傳誦以為一言興邦之慶而賤臣姓名猥玷其間繼又有此非常之命在臣榮幸誠為不世之遇而其奈辱聖上簡擢之明犯惟帝其難之戒實由臣身何哉臣固不敢自愛而恐貽朝廷之累所以憂惶悶蹙不知所裁者也且凡官除拜必考解由明在成憲歷代世守金石不撓在他庶僚猶不可犯况長於風憲為法所主糾檢百司觀瞻四方其為任責如何而

先自壞了將欲以抑非笑而抗顏面明眼目而論是非臣誠知其決無是理也方今聖御初臨梓宮在寢逆變起於至親覈處之際必有恩義兩盡之理元兇出於先臣王法之行當有緩急酌中之宜須得剛直平正審微明理之士主張一時之公論使我聖上盛德誠孝極盡無憾光暎史冊為百代瞻仰寧有如臣昏劣偏識敢為之犯禁叨冒祇誤一時之事機哉然臣之所陳皆只論臣之分義有所不安焉爾至於臣之悶迫難堪之私則尤不得不為之自死於天地父母之前設使臣感激鴻恩他不敢計惟思以奔走効力為恭而積病漸敗摧頽莫振蓋臣之所患非偶然感冒發於朝夕之比臣年今六十有六歲自少受氣虛薄為百病所萃之身呻吟痛楚未嘗有一日之安未及五

十衰白已甚今迫七十枯瘁轉劇頑痰塞會則呼吸若絕
咳嗽劇發則五內如翻脾胃大敗臍腹痠痛腰脊之疼肢
節之酸皆所甚焉而此外煩不敢仰瀆者證目實多暫接
人事百體俱病神氣沉倦昏昏瞽悶如不能終日雖欲黽
勉其路無由只合乞骸歸田銜恩待盡臣用敢冒萬死犯
笮笈籲踴陳訴仰伸悃悞伏惟聖慈特賜矜察丞命適授
其人則愚臣隕結之感固不敢言而實未必不為盛朝為
官擇人之幸矣臣無任懇激危懼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召命疏戊申

伏以愚陋賤臣老病重加有衰瞶瞶死亡為隣前在京師
寵數過隆曳還鄉廬恩諭又降聖教一寧嚴旨懇惻臣何
人哉叨此遭遇惶駭感激汗淚俱瀉悻悻日深久猶未定

臣雖無狀粗聞古語急趨君召駕不暇俟况乘駟有命出
乎近覩之外人聽愈榮臣懼愈增安敢逕回自抵罪戾顧
臣春寒溯洛感傷非輕數月都下未嘗有一日之安屏伏旅
泊轉成沉疴冒死控辭不避頻煩猥蒙恩宥計窮留寓猶
以梓宮發引之日已近不敢遠去取便近畿艱難道途
觸冒傷損元氣綿綴痛楚多端種種所患煩不敢一二枚
舉而其中心虛肺熱痰盛神眩腰疼脊痛臂痿脚痺等證
為患最重氣血全耗脾胃俱弱漸瘁之甚倍於前時聞命
奮迅精爽飛越欲俟小間黽勉登途今日明日病終不愈
支離委仆漸致稽延自承嚴命已逾半月雖欲作氣竟難
自振如固早知難行何不即伸陳劾逋思留命自速誅殛
一病為祟萬死何贖念臣尋質自少多恙到今頽齡癯敗

已極理固當然亦無足恠惟以違負寵命心火益熾望闕
悲咽危衷耿耿且臣頃在盛年緣病懦相仍其於爲已工
程徒有其志實不自力迫此死夕方切無聞之悲何意朝
廷乃有稀世之盛舉而使茂學無德盜名欺世形枯魂鏢
之臣亦忝其側夫經席入侍春官奉輔其爲任責之重何
如也耶非用力本原之真儒不可以與焉豈此愚臣萬一
近似分義不稱筋力莫逮公議未屑私心有惡決不可以
一日虛冒以爲明時之羞尤欲亟趨閭門之下瀝情自列
而抱病窮閭顧來自遂俯仰憂蹙益不知裁伏乞聖慈矜
臣痼疾諒臣微忱許回成命以安愚分臣不勝幸甚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刑曹叅判疏戊申

伏以臣遭逢聖明感激殊渥空懷傾竭之誠未效涓埃之
酬重被時謫狼狽靡措此固聖鑑所燭臣不敢苟冒濡滯
以辱明時上劄乞退昧死決去屏伏窮廬杜門待罪今四
箇月矣雖其縮迫於有不得已焉而辜恩負寵罪實在臣
慚懼戰灼未嘗有一頃臾之自寧者臣之情勢益亦蹙矣
第念臣身既退則臣職不得仍叨竊謂有司即應啓罷留
時引月以至今日則初非臣所料也臣所居寂僻其已適
與否旣未得聞且臣歸之後物論益峻意必有臺彈繼作
誅夷之命朝夕當至臣於此時安敢舉頰面披私烟仰溷
嚴聽悶默跼踖恭俟朝廷處置昨者人有還自都下言臣
姓名尚在舊職臣震駭惶惕心膽傾倒不知該曹何乃不
以時上聞使千里席藁之臣重之以遙帶朝銜之罪以增

四方之非笑乎至於人之有言臣誠不欲與辨而其有出於情外有人臣所不忍道焉則神驚氣塞寧欲死而不聞者臣有以自忍乎哉臣山野愚戇不解事體唯思人臣事君有不可以苟焉者徑情妄言無敢回避此臣之所以狂率無文以此罪臣臣不敢辭惟其本心則斷斷專出於愛君敬君一毫寧有他哉變出非常事係難處權經之際同異可否之論雖不可無而為國獻忠之義唯在各盡悃悞平心商確庶幾納吾君於無過使後世無有議焉斯為協恭和衷之美安用論尚過激必將人臣心術所不敢近似者為之說而加諸人然後方可以處難處之變乎云云之中人臣有一之彷彿焉則千誅萬戮其何以自贖哉臣固合有一言以明之而或近於較量分踈則又臣之所深耻

臣何敢更費辭說猥煩於天日洞照之下哉今臣冒死陳籲維在乞罷伏願聖慈俯察愚衷即命鑄削臣職名臬司煩劇之地不至久致曠闕濳竄負罪之臣亦得以少安其憂懼踧踖者則其為公私俱幸何可以勝言矣乎且人臣奉職奔走雖積勤劬自是常分當然嘖笑之微權不宜輕况臣參鞠僅兩日餘皆為在告之日有慢可罪無勞可記而賞馬之頒遽及意慮之外不唯臣循省赧慄抑恐仰貽聖上傷惠之累或開僥倖覬覦之路亦豈不為可虞哉伏望許回成命使中外益仰盛德猶必謹於一施與之輕則臣之受賜豈但為一馬之榮哉臣無任危懼懇激俟命之至謹昧死以聞

丁巳擬疏

伏以臣中風三載與鬼為隣轉側須人痛楚日劇人世萬事絕不相關惟有愛君一心抵死難忘竊聞朝廷方有大論聖上尚在憂遑難處之中國家之不幸何如乎執一息尚存之臣無由得與於諸卿廣議之末撫躬悲鬱益激愚衷敢冒萬死願貢一得之愚蓋此事緣臣學識粗淺不能徧觀前史而循臣所聞實古之所未有而忽不得不有於今日其為驚駭痛迫之至將何以仰喻乎哉內主咀呪外應逆謀母子之恩蓋已絕矣其為宗社之憤孰有甚焉所以今日之舉措萬不他顧而爭倡不已也然而與天無極之倫橫截萬古而為經為緯自古聖賢亦豈全無此等變故而未始有聞恐不可不為之深思而不勝一朝之痛終貽萬古之羞也日以殺舜為事之父母而帝舜之所以處之

者則恐慕而已涕泣而已子職則不得不恭為焉虞廷群臣為君欲讎之心寧有紀極而亦未聞有一言及於廢變此豈非萬古為人子為人臣者之所當則而法焉者乎為宗社之大逆負天下之大罪者孰有如唐之武曌至於宋臣張栻疎以當時不廢為病而朱熹之論則以為在中宗則決不敢為黜母之事臣嘗讀朱子之書以為君臣父子之義其嚴若是雖以武曌之不母而朱子之立論如是真是義理精微處萬古之所當法者豈不在是以今準古則母子之恩固已絕矣宗社之辱固已甚矣至於廢之一字不合一毫有萌於心以負朱子之教宜益恭子職以全至倫以體虞舜之孝豈不有辭於天下而百世以俟而無惑者乎竊念此論雖不得不有而精微折衷之辨則當斷自

聖衷扶植正論弘暢聖孝卓然爲萬世之師法其幾豈不
在今日乎廟堂大臣碩德鴻儒寧無有欲早發此論而嘑
嚶推諉以至四五年之久而未有一言之先發必待草野
儒生之爭憤上章豈儒生所見必高於廷臣廷臣愛君必
下於疏遠儒生乎其必深思而難言亦或乘憤而遽發聖
明之深察而慎重者恐尤不可以不爲之加念也况此事
不得不經稟天朝不稟則前後誥命章服之錫將何以處
焉前頭使命將官之有問也亦何以爲辭我欲稟則殿下
既難親自奏聞臣僚亦不得越分徑訴則孰爲之主張控
辭乎反復以思事體益難又或欲以銀兩爲之媒階則此
爲何等事而爲行賂冒請者乎大聖人所作爲當如青天
白日爲天下後世之所共觀而顧乃於綱常大倫而容一

毫未盡善者乎如以爲大恩已絕至讐難棄不得不徇今
日之論則大義當先壞大防當先毀他日地下殿下將何
以有辭於先王出入大廟亦何以爲顏於薦享乎前千古
之所未有後萬世之所未法爲天朝之所難說爲先王之
所難辭爲卿相碩德之所未發爲乙夜聖念之所深痛而
忽起於新進後生率爾之疏而舉朝涵涵莫之處焉將若
有所不得已而從之者焉則事之是非可否固不暇論而
自古寧有此等事體乎此臣之所以深慙深悶痛不啻三
年待死之病而不避湛身碎首爲殿下遠陳螻蟻之誠者
也昔者李元翼恐有此等幾微上劄陳聞朝廷以爲元翼
逆探所無之情胡亂妄言今者元翼不死而在臣却恐不
待天下後世而直無以壓得元翼也臣愚竊以爲咀呪之

主不必問逆謀之與不必究惟聖上益盡誠盡孝於定省寢膳之禮而使有以感化至於防閑杜絕之舉則朝廷自當臨時相幾不俾有所難制者矣宋臣朱熹之告其君請日伏門外而盡其誠者惟聖上體念焉昔在戊申臣上劄請貸一死於逆肆以全至息其後癸丑請勿以死待議以彰友愛皆出區區敬君之誠而仰被聖明優納皆慶之以不死未幾或自病斃或被守土之臣不體上心不得不為聖上之遺恨然愚臣前後之言寧有一毫私意而人或不揣臣心或驅以納之護逆之罪若非聖明洞燭微臣安得保至今日乎竊自思念臣之獲存性命一毫無非天恩感激涵濡無以為報今又朝家不幸有此無前之大變仰惟天心憂悼其何以處焉玆朝野臣民如有為殿下善處之策雖萬死而何惜玆况臣以朝夕入地之身負白骨難忘之恩懷炳然如丹之誠敢不以將死之善言為之仰陳乎玆臣瞻望雲天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劄

辭大司憲劄

伏以臣犬馬賤疾竊不自勝冒死乞告至於三犯嚴威跼蹐靡措而思出望外復蒙寵暇此是近來非常異數臣誠何人又此叨冒病伏聞命震悼尤深反復循省不知所出臣非木石寧不感激自勵思有以竭精奉職乎微臣分義之不堪聖朝常憲之有妨皆不敢論卽當奔走拜命之不暇而願臣沉痾之篤如前所陳種種痛楚愈久愈劇元氣漸敗收拾末由日復一日差愈無期臣之除授本職已涉一

辰此正何等時而霜臺重地瘵曠至是狼狽憂慄罪負萬
死伏乞聖慈念憲長之不可以久闕哀臣疾之不得以自
力亟命速免則不勝公私幸甚臣情事切迫敢瀝心肝重
冒乳疚益惶益懼伏俟誅殛取進止

擬上劄

伏以臣衰頹癯瘁不敢叨冒自被誤恩以至于今重新疊懇
叫訴於聖聰者已不勝其煩猥頃日嚴批之降實有人臣
不敢為心者震駭憂蹙不知所出強疾扶曳冒死躬効於
宸門之下聖量如天溫諭懇款感激浹骨繼以滂零惟臣
乞罷之本願又未蒙允臣氣血衰謝沉痛日篤雖使退伏
田野杜門攝理孱喘苟延猶不敢保况出入公堂趨事供
職豈恍惚精神漸敗筋力所可承當况既不能自支則一

日不可以苟冒而貪恩戀寵尚帶職名至於同僚緣臣引
避方此哀皇之時益自紛擾臣之不職不忠之罪朝廷如
有紀綱臣何免哉此臣所以益慚益惶不知所處者也伏
惟聖慈天地父母重加量察亟賜速罷則不惟愚臣得免
罪戾其於公朝亦不至久曠重地豈不為公私俱幸哉第
念臣於聖教所謂隨事匡予者竊不任戚戚焉聖上之垂
眷如是微臣之受知如是而既不能自効其力又終無一
言而去其於殿下之望臣者何如臣之報殿下者何如哉
臣竊觀殿下臨御之初仁聞藹然仁政洽然舉措施注暗
合古聖延頸舉踵之民莫不歡欣各自滿足臣不勝悅服
贊歎願殿下毋忘今日之心毋懈今日之政也然舜之命
禹曰予違汝弼則舜亦有違焉者乎伊尹之稱湯曰從諫

弗弗則湯亦有可諫者乎然則違與可諫舜湯亦所不免而唯其許弼而弗弗所以爲舜湯也然則今日亦豈無爲殿下可言者哉唯殿下省納而弗弗焉則希舜希湯之幾其不在是乎頃日殿下之命臣曰正色立朝以振頹綱又曰爲國莫急於先正紀綱臣常感激欽誦大哉之言而緣臣疲劣且長伏病告之中未有以奉揚聖教之一分此臣所以深悲永羞死且不能瞑目者也然所謂紀綱之要則臣竊嘗聞之矣宋臣朱熹論天下國家之大務而以謂莫大於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而又推其本以爲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此言紀綱當天下國家大務之本而又其本則在於人主之正心矣又曰所謂紀綱者辨賢否而定上下覈功罪而公賞罰其所

以振之者則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此亦紀綱之要在乎宰執臺諫而其本則又在乎人主大公至正之心人主苟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己照臨於上焉則舉一國臣民孰敢不矜奮勸勵於宰相之秉持臺諫之無所私執名節行檢自然成風而奔競締結之習不期掃而自去矣今者殿下勵精之誠求治之切彷彿乎古之哲王而數月之間閭巷之中或不無相與聚而疑之者亦不無私爲之議焉者以爲聖上除拜之際或不能盡出於大公至正者指點恠訝以爲其相某戚也某官某姻也至於大臣薦望而或非聖意之所在則命之加又命之

加畢竟天筆之所點乃在於人所云云者夫其人未為不合聖心未為所私而聖上之倚重大臣任之勿貳之意則已為缺然而羣下之相與失望而為之解體者其可以人而曉諭乎哉臺諫者人主之耳目也故院者人主之喉舌也四目之明四聽之達苟不由是焉人主不以為聰明也近來聖教之下或有不自耳目喉舌而入焉者羣下之情不能無惑以為此言從何而入哉既不由耳目喉舌則其必有私蹊曲徑矣私蹊曲徑非所以致疑於殿下者而人疑有不能禁焉則防塞之急臣不敢不為殿下勉之焉殿下正位春宮潛德暢達受命先王登御建極有若白日中天纖翳畢屏皇皇赫赫萬物咸覩允受氣而為生於幅員之中者孰不親愛敬奉一心顛仰於閭巷之間或不

無過慮以為行宮護衛尚令不撤非惟有駭瞻聆危疑之慮有若或不能釋然於聖懷者豈所以推赤心而置入腹建大公而揭至正者乎今日至要惟在人心而人心蓋已洽然殿下惟當益加勉焉使內外無復有間然而已夫何示人以疑使上下之情有若鬱而未彰者乎然而防患之意有不可以不謹則臣意莫若申明五衛總管之規益嚴巡聽之直而新設護衛則亟命撤去以安人心也數十年來為朝紳痼病而無計以醫之者彼此偏黨之分裂而聖上嗣位之初下教丁寧謂可以行見羣情之和協舊弊之自革而近來渙散偏私之習或有甚於往者而有不可以收拾焉此其為朝廷之大憂豈止為河北之憂哉舉措取舍之別專在於聖鑑之洞然惟聖上之留念於公正而毋先入

之爲主母偏聽之或間則或者其庶幾乎朱熹以三年無改之說問其師李侗曰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使事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跡雖不待三年謂之無改可也侗曰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又曰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以是觀之則雖不可不改者而猶當有隱忍遷就之意況不必即改者則其於斯須不忘極體孝道之意尤不可不加深思以存不忍之意此在孝道所當深體今日聖上之所處雖未有以此可疑者而臣竊願聖上之有以益勉焉凡此數事皆今日羣下之有憂於殿下之施措者而實關紀綱之張

弛其本則朱熹所謂不外乎人主之一心臣竊惟殿下之心廓然大公無私邪之感而人心之操舍或不能常焉則古人所謂精一明誠之學願殿下之有以致意焉而亮陰觀禮之暇親近切己之書嘉納忠讜之論以爲澆灌心地涵養本原之助使方寸之間嚴恭寅畏虛明靜一如止水之未波明鏡之未塵無蔽於一毫之私意無累於一毫之私欲觀理而慮有毫釐之差處事而慮有過不及之謬常宅心於大中至正之域使大中至正之體皎然不昧於殿下之方寸而大中至正之用沛然無滯於朝廷之上則便嬖側媚之私幽邪庸謬之感其有敢干於耳目之所及者乎臣將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奮發有爲振整綱紀聖治亦日以著直追古先哲王之世其寧有遺憾矣乎且臣於

今日百官之服常竊疑焉夫布帽布圓領麻絞帶已非人臣爲君服斬之正而至於卒哭之後并用烏帽烏帶素圓領豈不尤爲違禮不可之甚者乎此事從前非無疑而議之者而未有闕稟上聽乙亥 仁順王后喪僅變烏帽帶而旋即廢於丁丑 仁聖王后之喪豈不爲吾東方喪制之羞哉臣請引先儒之定論爲殿下陳之宋臣朱熹之說曰爲君方喪三年者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又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其服則布冠布衫加衰辟領負版掩衽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以至庶人不以貴賤有所增損也蓋謂人臣之服衣裳衽辟領負版之制一如人子之服而無異制也又曰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禫幘

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蓋謂君臣服制略同而變除之節則上下無異也又曰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幘頭布公服布鞶帶以朝乃爲合禮蓋謂當喪則用古喪服自餘朝會則用幘頭公服之制也又曰所以不能行三年之喪者以人主自無孝哀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蓋謂人主苟自躬行於上則羣臣不得不各自盡於比方之喪也朱子之時寧宗之初一時倉卒不及詳議天子用漆紗淺黃之服羣臣則已易月而無其服矣於是朱子上劄以爲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蓋謂古制如未及於初喪則因啓殯變除之節猶有可議追服也臣愚謹因朱子之言竊思之人子事親致喪三年人臣事君方喪三年方者比方之謂

則喪服之制固無彼此之間人臣雖欲行君父三年之喪而未遇力行之君則固有所難言者而至誠出天誠孝動神有如吾聖上幸而得爲臣於今日不得以禮服四十年受恩之聖君則豈不深慟矣乎古制既失於當初進服猶及於啓殯之日今之初服布帽布圓領自當服於公會之時而別製古制以用於襄奉與陪祭之時且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除一如朱子上寧宗劄中之辭則或者無遺憾乎幸此聖明之下臣不以區區愚見仰以徹於好察之聞臣則有罪臣不避猥瀆之誅敢進狂妄之說伏願命下禮官詳考禮制預行指定而庶民軍吏亦各參酌分義定爲輕重之制則朱子所謂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百年之成憲者其不在今日乎豈不休哉臣不勝一段赤心片片向國敢重煩而不知止焉臣無任危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大司憲辭職劄三

伏以臣近患癘病衰瘁已極惟思待盡溝壑不堪齒錄朝端何意蒙被大遇遽加擢拔置之臺列累控辭免異恩愈隆環顧慙懼心膽如隕今既累日憂迫轉甚夜不能交睫食不能下明臣學無所得無以上報聖德性亦踈謬動輒舉措率常重以舊疾日益增重常在痛楚之中精神形骸日益漸敗將至於不可以支吾決不得終始自力以遂畢忠之願臣之狼狽窘蹙亦已甚矣伏願殿下特諒臣衷使之得免死歸之則至治之下庶無一夫不獲之憾此臣之所以激切祈懇之至情也唯是區區愛君之心終不能

自禦於狗馬之誠欲望殿下爲善俱備一疵不存此實出於赤誠如火不敢誣也且殿下之寵臣非所以私臣其必以山野愚戇隨事陳列無所回避則臣豈敢有懷隱忍以孤殿下之望哉殿下方築苑在疚而又值此前古罕有之變雖出於事係宗社有不得已焉者而臣伏想殿下之私則先王眷眷之末命耿耿在耳憫憫皇皇夙夜靡寧也臣連日得參推鞠之末竊觀獄情連累多濫時日遲延何由審克制中以彰聖朝明允之理乎且其遠繫亦多宗戚之臣未畢按詰徑殞杖下者相繼如果有與謀之實而罪合顯戮則其不得取服固已爲失刑矣或不及知情而間有含冤就死者則彼雖有親疎之間而實分祖宗血氣之一脉或因風聞未出賊口締結詭秘之迹亦未盡

發此亦豈不深可傷哉殿下毓德春宮至仁之聞敷暢四達登御之初遠近延頸莫不欣欣然如將飢而待飽寒而待溫今日纍然羣囚亦皆其類而其或至澤未蒙寬贖先結則新化之下亦一不幸也伏願聖度留神焉臣竊聞閭巷傳說以爲臨海不軌之圖已盡敗露而徙處之後自內時遣存問賜衣賜食所以施友愛之至恩者迴出千萬夫臨海既以自絕於天矣而聖上之所以待之者乃如是傳聞所及興起激勵以爲藝倫之大補者何可量哉往在中廟朝因王子之變獄起不測仁宗大王時在儲宮憂懼悶迫陳疏乞解其疏曰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爲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又引孟子之說以爲兄弟之

間不截怒焉不宿怨焉兄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民間至今傳誦今日聖上之處之者暗與同符豈非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赦徒蜀袁盎諫曰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帝曰吾特苦之爾未幾長果死帝哭甚悲臣常恨其不早聽盎語也聖上同氣之中與之同胎只有臨海先嬪早世兄弟二人零丁同長寢食不相離臣知殿下至懷尤有所不忍焉而自構大孽罪窮天壤仰貽聖上憂哀迫切之痛此臣所以心益腐而腸欲裂者也伏念今日叅酌恩義變通善處豈無其道乎唯在殿下深思不以公盡法之義公聽達聰益昭中正之德命推鞠大臣勉加明慎微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覈法不必盡施寧有不經之失者存乎其間而臨海亦蒙不死之貸涵濡大恩以畢其生則光武之反側自安而文帝之尺布斗粟無復謠於今日矣舉國臣民咸仰大聖人處變之無憾也以為聖上之友愛如此聖上之至仁如此聖上之處難如此聖上之好生之德出乎尋常如此人心滄然四方咸悅史筆書之後世則之豈惟為初服收拾人心之至要乎抑可以上慰先王在天之靈亦有以仰答近日天心仁愛之警豈不幸甚矣乎昔者漢明帝治楚王英之獄因侍御史寒朗之疏惻然意解以致天旱之雨愚臣感激不世之恩恐無一言而去敢於乞退之章披肝瀝血妄達無諱伏冀危慄仰俟鈇鉞之降取進止伏以臣空疎情陋誰眩明時今茲際遇益不近似寵數愈隆慚懼愈深癘瘁之甚愈不自支春寒感傷入夏轉苦竊

亦蒙不死之貸涵濡大恩以畢其生則光武之反側自安而文帝之尺布斗粟無復謠於今日矣舉國臣民咸仰大聖人處變之無憾也以為聖上之友愛如此聖上之至仁如此聖上之處難如此聖上之好生之德出乎尋常如此人心滄然四方咸悅史筆書之後世則之豈惟為初服收拾人心之至要乎抑可以上慰先王在天之靈亦有以仰答近日天心仁愛之警豈不幸甚矣乎昔者漢明帝治楚王英之獄因侍御史寒朗之疏惻然意解以致天旱之雨愚臣感激不世之恩恐無一言而去敢於乞退之章披肝瀝血妄達無諱伏冀危慄仰俟鈇鉞之降取進止伏以臣空疎情陋誰眩明時今茲際遇益不近似寵數愈隆慚懼愈深癘瘁之甚愈不自支春寒感傷入夏轉苦竊

自揣量渣先無日留無毫補去無埃損頃上乞骸之劄情實出此冒死陳籲未蒙矜允地非養病時值總違屏伏連旬罪積穰曠呈告之煩臣知猥濫而不能自避惴惴待命心息靡寧嚴批忽降峻教彌切震駭跼躄天地莫容臣雖無狀平生所以自勵者惟以責難之恭為庶幾不負於事君之義此外人臣寧復有毫髮餘念哉疾病支離筋力漸弛聖恩未酬微衷莫昭王言一下罪合萬死神動魄散寢驚憂愕直欲顛天而自効昨日作氣起而還仆今始扶趨惶隕益深臣之悃悞將何以自暴於聖慈之聽乎臣以蒲柳早衰之質當犬馬遲暮之齒一病初崇百疾轉加沉吟痛楚日劇一日雖欲自力決難可堪嗚咽悲歎無以自慶伏惟聖明天地父母曲垂哀憐許適本職則臣得以還伏

近畿之地委心將攝或俟少瘳更曳衰骸來就班於郊外哭送之後目遂一望天光則豈非效死畢忠之至願哉情隘辭蹙無任戰灼之至取進止

伏以臣奉職無狀言而失中致有物議久愈藉藉玷累明時辜負聖恩反躬慚灼俯仰跼躄臣不於此時瀝情乞退貪戀寵榮苟冒徊徨則益致四方之非笑重為後世之訾訶者其可量乎伏乞聖慈特許鑄免令臣得不至大狼狽則天地父母終始曲保之恩豈臣隕結所敢仰報哉臣疾病瘡敗不堪一日奉職之狀誠切悶迫而猶不敢仰煩只以公朝黜陟之大義陳請伏惟聖明留神焉取進止

大司憲擬辭職劄

伏以臣疾病危篤不堪黽勉之意前此屢貽聖聰已不勝

其煩猥今猶賤疾一向支離痊愈無期呈告于政院亦已累日而執義雀有源方受恩暇未及出仕以一司不得疊呈未得入啓竊伏私室惶悶俟罪今者兩司諸臣皆在退待之中以臣辭單時未入啓令臣處置臣方沉痛勢不能自力臣於病裡憂懼彌深伏乞聖慈特諒臣情卽命鑄罷臣職則公私不勝幸甚事出切迫叫彌宸聽罪合萬死隕越無地取進止

以都憲時請全恩自劾劄二

伏以臺諫方合同共請逆魁按律之事論議甚嚴前日以全恩爲請之臣皆懷未安至皆陳劄自劾而猶有所諉者全恩之說出於大臣之口則蓋有所不妨者矣至於愚臣則方待罪憲府而敢主屈法之論力陳懇籲縷縷不已事

體顛倒殊不似執法者之言其心雖出於愛君其誠雖欲其極天理之盡而其不識大義不能奉職之罪則誠有所不容矣被人指斥詆訶四出臣豈敢於此之時而排笑侮抗顏面苟冒朝著之端有若不知是非者哉當初殿下之用臣其必以臣爲稍識義理稍知去就而臣之昏瞽狼狽自取罪責至於如是臣不足自惜而實爲清朝不勝羞辱焉古人有言聞善而用之人君憲賢之心也見不賢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今臣既言而不愜時議是已爲不善矣又不省進退之大節貪息慕榮苟容不去則是實庸常之甚者當初殿下之簡拔者何居四方何觀後世何則是臣不惟自負而實負殿下爲最甚伏願聖慈諒臣愚衷許臣罷退使一世之人明知犯逆大獄義不可屈恩不可伸而言

而妄者皆有罪焉則豈獨愚臣之幸亦宗社之幸也臣敢冒萬死控臆仰陳臣無任戰灼屏營之至取進止

伏以臣踈愚昏瞽不識事體前於待罪憲府深感遭遇之盛不勝愛君之誠欲望聖上備仁孝之純德全彛倫之至愛敢上瀝情之劄仍進貨死之請誠不覺職名所在發言亦當有異此臣所以純愚也今者鞠亭已畢論議大張按律之嚴凜若秋霜譁然皆以全息為非臣竊增慙懼思欲引罪自劾而山陵之後復有唐官之來舉國惶惶之中不敢猥將賤陋之懇仰瀆哀疚之聽彷徨累日悶默待罪時論益峻物議愈騰臣之含垢忍耻貪榮慕寵大失人臣去就之義深負聖明隆厚之恩臣之一身誠不足道深恐上為明時之累將無以有辭于後世伏願聖明諒臣愚懇即命斥黜以安私分不勝幸甚無任干冒震懼之至取進止

擬上劄子

伏以糞土賤臣愚戡無狀盜竊虛名誑眩明時病復沉痾死亡無日留無所補去無所損進退之輕鴻毛不如屢控呈告實出懇憫若殘喘苟延亦將更曳衰骸叨忝郊外哭送之列茲惟一念耿耿如星何意異數過隆恩暇存降退死之願至今未遂臣惶憫踴躍罔知攸處臣年迫七十衰敗已極百疾交攻痛楚多端眩暈最甚精神如喪雖欲罷勉奉職而實不能自力當此國家忽皇之時坐致曠穰積至多日遂使風憲重地付之為養病之所罪負如山萬死何贖病中憂煎心息靡定伏願聖慈特賜諒察亟命遄罷

則丘山之幸豈獨在臣刻瀝非誣切迫由中伏惟聖明之
留念焉臣昨於三度之申謂蒙鴻渥之下擬於乞退之日
更上冒死之陳願既未遂情猶莫抑鈇鉞之干臣何敢避
前者劄列非但獨出臣見實揅一時物情庶幾仰禪新化
之萬一由臣誠意淺薄以聖上天海之量尚未免以人廢
言臣深恐四方之拭目於殿下之政者或不能不為之缺
望也伏願殿下更加留神焉山陵一事臣每欲為殿下
陳而不惟朝廷大議之下不敢率爾猥冒亦不敢必是已
見趨趨囁嚅將發復已者蓋亦累矣今者大役已舉而廟
堂之上尚未聞有稟申先王之遺命者臣雖不欲瀾瀆
而憤懣鬱抑終不能自己當初先王親採諸術官之言
參以睿斷以健元陵第二岡定為壽陵之卜九年之間

聖意無他至於裕陵奉曆之日特下手札以為卜兆
可並存後日計聖筆繁爛載在誌文尚今於昭在天之
靈亦必陟降在是而偶因執事之臣誣倡不經之說謂之
年剋而遂移定於先王所未聞知之第五岡已非合理
至有以斷爛妖誕之書敢售眩惑將遷就於渡江百里之
外致有公私不便之虞有難形言朝廷如有紀綱一介妖
豎安敢恣颺颺之跳踉而動搖我先王永安之所而莫
之正乎幸賴聖見獨出且有奮忠進言之臣羣相協議還
定舊岡稍可慰矣而先王親卜之地竟置不問豈不深
為痛惋哉設使年剋之說有理可據而所謂家長宅母新
婦子孫云者皆自亡者而言且有無家長勿論之語故亡
者無父則不計年剋此為時師通用之恒例云况此出於

剋擇通書其為書在雜書中最高為誕安不經閭巷間稍為有識者輒皆擯而不用彼何所據而敢肆妄言抗先王之遺命而滿朝羣臣默乎其無一言也豈禍福計較一動于中則寧負先王而莫之敢出一言以爭乎周官之制冢入掌公墓之地辨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子孫各以其族有功者居前死於兵者不入於兆於此之時其有年剋之說乎其有葬近祖墓之惑乎皇朝萬壽之山高麗陵洞之麓歷代同兆且先代帝王必先造山陵亦有以廟近祖墓為擇地之便者年剋近祖之熾其復計乎此最昭昭灼灼不待辨矣朱子雖引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之言而旋自云遷就偏仄於數步之間則以此為異麓於越一嶺之外瞻望之所不及者決

不當援以助沮撓之說伏願殿下下臣此劄令廣收廷議其或有不以臣言為是則臣請伏安言之誅如或眾見歸一協於內外物情則亟命還定先王預卜之地既不負誌文所載之聖訓亦有以仰慰在天之靈且其洽然於大小臣民之望者其何紀極乎

癸丑劄子三

伏以亂逆之變何代無之不意休明之世聖上臨御治教方隆而竟徒構禍連歲不已至於今年之獄僻遠傳聞雖未詳曲折而駭痛憤惋有不忍言幸賴神祇昭森威靈輝赫措捕略盡訊鞫垂畢而又事涉官闈聖心疚傷一國臣民所共憫痛內外大小罔不奔走而唯臣老病俱深與死為鄰上年聞變將自力趨詣而舊疾沉綿竟不得行今歲

變初益切扶曳之顛而漸瘁愈深無計自振伏念受國厚
恩隕結難報此時一息猶存而尚不得匍匐閭闔之外仰
伸一慰之忱則平生為國之誠將何以自見而死亦猶有
餘憾以此日夜腐心不計萬死作氣登道寸寸前進今到
永同之地重傷暑渴百疾交乘昏昏瞶瞶氣力綿綴委卧
路傍瘞愈無期狼狽窘蹙不知攸處瞻望魏闕神魂飛越
臣既不得前進則唯有退死而已茲用披露控訴以待鈇
鉞之誅伏惟聖明天地父母有以矜諒焉臣仰惟殿下遭
此前古所無之變乙夜憂悼其何以處焉此臣所以肝摧
心裂不知所以仰陳者也第念此事其處之也極難夫其
大義則固有所不可以貸焉者宜如物議之激發而有不
可以已焉者矣然而在殿下而處之或有所未盡則不能

不來天下後世之疑而終為累於聖躬者 不可以不虞
誠不可以不慎也伏願殿下博考前古帝王已往之蹟深
惟古聖人處變之道酌輕重於權經思不偏於常變審至
理之當然求必安於聖心使在我者無一毫之不憚為盡
美而盡善焉則四方咸悅後世取則竊恐今日處變之大
法斯其為至焉而增萬世聖德之輝光者其必在此也臣
誠知天縱仁愛痛切不忍至情難遏成算已定非臣朦朧
所敢容喙而愛君敬君本心難誣一得之愚不敢以不盡
輒敢剴瀝而冒進焉伏惟聖明留神焉臣疾病纏身言語
荒澁無任震懼屏營之至

伏以臣老病瀕死晚赴國難中途委頓無力前進陳疏瀝
情屏伏沉呻旅泊三旬瘞愈無期常懷踧踖日俟嚴譴聖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批忽降溫諭懇惻感激隕越聖恩如天敢不扶曳寸退圖
所以歸死故里哉第念愛君本心出乎秉彝引領楓宸未
達徑還瞻戀鬱結懽悅難定身雖返山心則懸天惻悃弼
中臣不自禦臣仰惟不忍之懷深疚聖衷廷議日激淵聽
凝然聖上孝友之盛實為人倫之至雖百世以俟而無感
者也是以臣曾亦妄貢愚見根蒙省鑑臣豈勝感幸之至
今者臣竊復有得於春秋之義者恐不能無補於齊斷之
叅商臣既有聞臣不敢隱伏惟聖明留神焉昔者魯襄公
三十年周景王有賊臣僭拈造亂欲立王子倭夫倭夫即
景王之弟實不知僭拈之欲立已也未幾事發僭拈出奔
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倭夫非王命也孔子書之曰天
王殺其弟倭夫先儒論之以為凡王殺不書必殺無罪而

後書夫天子主專殺倭夫之死宜不書而書法如是倭夫
之不與聞聖人蓋以無罪處之矣其原情按法之意豈不
深切而著明也哉且倭夫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莫之禁
也爾然而解春秋之義而左氏則曰罪在王也毅梁子則
曰甚之也杜預則曰殘骨肉也其為景王之累何如哉然
則景王之過五大夫成之也今日之事偶然如有所彷彿
焉者其穉昧無識則又非但倭夫之不知也矣廷論不已
必欲奉命則不又甚於景王之莫之禁也哉其欲使聖上
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之講春秋之義者乎此臣之所
甚懼也然蓋未有所深察焉耳苟有所察焉則納君於無
過之地人臣之至願恐將回前日之論而思將順殿下之
至情者臣知其必有所不能已也伏願深諒臣前後所陳

勿爲羣議所撓以精大義以全大倫則聖心泰然而無憾
聖躬盡美而盡善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聖人也咸來
則焉豈不盛哉抑臣不能無私憂過計者按律之啓方勤
而只許間家之出恩愛隆厚古所未有瞻聆所及孰不感
悅哉但念幼孩脆弱氣血未定自深宮廣廈之安忽處之
卑湫狹隘之陋寒熱不節飢飽不時思親戀居鬱悒啼呼
莫聞莫覩莫問莫救其不爲霧露之溘然者安保其決不
有是理乎宋臣朱熹嘗謂其君光宗曰漢文帝少失思慮
而尺布斗粟之語終身病之雖賢主而不敢自恕其過此
深爲今日之可虞也殿下既賞大恩則願有以加念俾就
生道保無遺悔不勝幸甚且殿下之竭誠致敬於 慈殿
一國臣民所共服咸仰者而不幸凶變浸染邪議橫生使

聖心瞿然而不安臣甚痛焉父子大恩與天無極其或處
變皆有道理然常變不一順逆異勢在我酬應亦有難易
之不侔一失幾微便成釁累不可以不審也古之人臣以
過宮伏地積誠裕心勉君而今之言者乃以別宮異處請
焉臣所未曉也然臣何敢盡其言哉伏願殿下惟深思古
聖人烝烝之意以爲使之處於今日則當如何哉夙宵戰
兢必以舜之心爲心謂天下無不是底者而一無變於前
日之所以事之者焉則其所以爲舜亦不越乎是正惟加
勉焉而已矣蓋其所不得已者宗社之大計有以伸自盡
者母子之至情其所自盡不容多言惟在色含隱忍益堅
聖志設有行言靡或敢近極孝順之道畢愛敬之理至誠
惻怛積久不已其不有霽然乎感者乎慶之至美盡矣者

無出乎此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而聲爲功焉其幾全在殿
下神化之運夫如是則羣阻衆蠶廓然若雲消而霧散沕
穆歡欣和氣冲融豈不懿哉何必異宮別處有若不能無
間者然資外人之窺覘而生疑議哉至於邪魅幻惑之變
不謂又生於聖明之下道路傳說甲乙不一臣固不測其
端倪而亦不勝驚咄焉然而果如所聞正犯首惡既伏誅
殛則臣之愚意波蔓餘孽容或置之大度之中以驗其情
狀歸宿之如何亦所以示吾毅然不動之意也自日光明
之下正氣充塞陰沍妖怪之災寧有所干焉者哉臣所進
言皆已定於淵衷之獨見者而敢復瀆冒豈螢爝之微欲
補日月之明者乎其亦不諒也哉載病將退望闕情馳願
盡所懷仰酬鴻恩不諱難言遂空曾臆精誠所激罪合萬
死臣無任危懼震戰之至取進止

伏以臣前到湖西病仆路傍未遂前進狼狽憂慮振奉聖
批俾安愚衷感激涕零曳疾將退而既負當初奮身登途
之願臣子至情不勝缺然遲回累日無以爲心願將疎謬
之見一備膚覽庶有以或酬眷眷向闕之誠用具小劄杜
望拜送而退來矣臣既返舊樓病益沉綿支離昏痛尚不
得出門戶竊謂臣劄即徹宸聽日夜兢惕祇俟嚴命之下
臣居窮僻日下消息末由得聞臣劄未達最久始知蓋於
其時臣有豚犬之子方在京師見臣之劄畏休時議恐臣
必死崩泣趨趨遂不敢上進此非惟臣教子無義實由臣
事君無狀誠意淺薄一得之愚不得以上聞反覆思惟罪
實在臣臣病中憂憤愧悼欲死旋又幸聞聖上之所以處

之者蓋與臣劄有若相符焉其愚騷無識則處之以不死矣別宮之議則寢止而不復有云矣至於巫蠱之獄亦斷治已訖諸在告引之類或蒙全釋或蒙分配仰惟聖德如天聖孝無方其晨夕之所以盡愛敬於 慈殿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天顯鞠愛之念有不容自過於燕閒蠶渙之中此皆臣前日所陳者而為聖心之所先獲其為王化大本道心全體臣民之所慕望愛悅聖主之所深省加勉皆不出此賤劄不入臣不宜深恨而臣愚之惑猶不能自解者夫恒人之情用尋常說話寄諸等輩聞或洋沉則必慨然不平於心况國變非常君上憂遑之日以受國厚恩之臣進劄瀝肝血之辭而乃使不教之子不免為禍福所動而為之中止者哉使臣無愛君之心則已如有一端秉彛

之衷則臣之情事其復何如哉古之人臣積其誠意或有以一言格君而君德益光則安知芻蕘獻說至尊虛受不以人而廢言將惟理之是求所以彰聖德聖孝於無窮者其或在此乎夫如是則臣劄不入豈不為人臣願忠者之大不幸哉臣數月以來忘寢忘食亦忘病之在身忽忽若有所仰負者誠為此也臣深知今日之慢有與彼時事幾變換而竊自循省耿耿猶初尚復煢炯終不能為吾君一誦而死焉則衷情不白遺恨莫洩雖就地下亦有餘憾其不為不瞑之鬼哉茲不自揣輒敢收拾舊草重寫一本冀必溷於聖聽伏望聖慈俯燭微忱諒臣所言實出惓惓一句一字俱有古據不敢以一毫私意有所誣罔而其於處之已盡而已羨者庶幾更圖所以益盡而益善焉則臣所

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咸來則焉者誠有其理昭昭若
觀火而無疑也古之人君非不聖且智矣而如有言之可
取雖或在於狂瞽猶不憚輒舍而遷從其虛心無我之量
豈非所以益聖益智而為君德之最盛者乎此臣所以不
以愚陋而自沮敢伸追聒於側聽之下而不知上也然臣
所云云非專為臣言而發誠願殿下必用是道廣擇羣言
以弘聖德焉臣方痼積病又添寒疾遍身痛楚氣力難支
而追思中途還返之心且念此時飛越之情弼蔚懇激有
不能自己用冒萬死重籲天闈臣無任惶怖戰慄之至
啓辭

大司憲肅拜後避嫌啓辭

小臣賤疾沉痾久在呈告蒙恩半月今始趨謝罪積稽慢
震越無地不拘常規聖教累下惶駭踈踏思切糜粉而區
區私意實極未安亦聞外議頗騰以為寧有未解由臺官
乎萬物咸覩之初惡於收用未及精察非常之命忽先於
盜銜虛名之人聖主雖切於死骨之買愚臣尚忍乎成憲
之壞哉貪冒寵榮抗顏行公被人指笑初開後弊臣之昏
謬不稱固不敢自列而此一事決難承當貽羞風憲重地
伏願聖慈特回成命亟賜施免以鎮物議以杜後弊

大司憲避嫌啓三

臣疾病沉痾種種痛楚漸敗難支屢冒呈告而嚴威之下
不敢終辭黽勉奉職連詣推鞠廳傷感益深昨夕下吏來
問與執義李必榮相會之禮答以今日為之矣自夜半後
寒粟滿身頭痛重作精神眩暈不能起坐令下吏通于府

中欲待調理退行於明日以爲似無不可矣實未知府中
前規病未就會則輒有引避之例今見必榮避嫌之辭極
爲未安臣雖無狀同僚之間豈有相輕之理不識體面出
於無情而見疑至此不可仍忝本職謹扶病來籲請命罷
斥臣職

臣緣病重未就相會之禮雖出無情而既令齊坐上臺之
後遽爾中止所失專在於臣且被見輕之誚所以致疑者
臣之罪也決難苟容請命罷免臣職

同僚相會一府重禮既令齊坐稱病遽止使許多臺監虛
勞上臺見輕之疑臣亦自致身爲一官謬誤至此安敢苟
容以虧臺中體貌初非故犯實出無情騷擾之端臣非不
慮外人有議亦知難免一疾之作狼狽至此慙之餘不

敢避煩瀆之誅苦辭至三誠非虛飾請亟命罷斥臣職

大司憲避嫌啓 三月

執義李必榮掌令尹讓以生員李士浩訖斥臺諫引嫌而
退士浩疏入在臣拜命三日之後臣既忝在臺列安敢處
置同僚乎請命速罷臣職

大司憲再避啓

今見執義李必榮掌令尹讓正言任章避嫌之辭以玉堂
提出疏中所無之語况請出仕不可矇矓就職大司諫朴
而章以在外累年而處置之辭不論此一款不可矇矓就
職並引嫌而退臣亦臺列之忝乃在疏入之前豈可謂無
指斥之言而偃然處置乎請命速罷臣職

大司憲避嫌啓二

昨日臣以所患賤疾甚重呈告于政院適持平李爾瞻辭
單先已入啓故選送于本府命碑之下臣未得起動不能
親承聖教臣不勝負罪之至且臣本疎愚不識事體惟以
愛君一心出乎本性伏蒙殊遇感激忘身深思納君於無
過之地敢將悃摺盡陳無諱伏見備忘記傳教之辭臣不
可仍冒執法之地請命罷斥臣職
頃日出仕之後因積病強動痛楚益重僅得親承上教艱
難扶曳而還未得趨與本府相會之禮欲即呈告則執義
崔有源辭單先已入啓不敢並呈頽卧私室徒增惶悶今
者同僚果以此引避臣之適慢於是尤極請命罷斥臣職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二

